

郭嵩焘未刊手札

刘金库整理

编者按：郭嵩焘（1818—1891）字伯琛，湖南湘阴人，清道光进士，曾是曾国藩幕府中的重要谋士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出任驻英大臣，是中国首派驻外使节，后兼驻法大臣，为清末著名外交家。今所刊手札数件，系其离任前后致总理衙门函件，内容涉及办理交涉及离任经过，颇有参考价值。因原件散置，在整理及编辑过程中，虽经核校，但错简之处难免，望使用中注意。原件存辽宁省博物馆。

（一）

王爷、中堂、大人阁下：

十月十三日呈上一函，想蒙钧鉴。日来办理事件有应上陈者，谨按款缕晰言之。

一、威妥玛已于十月廿一日启行，先日来见，云取道印度，留住二十余日，正月可以抵上海，二月进京。巴兰德前在巴黎，亦云二月准回京，是两相期约也。嵩焘诘以烟台条约究应如何归结，请示其略。威云：有两法，其一定立子口税处所，凡属洋货，一概免厘；其一毁弃烟台条约，一照旧条约办理。郭大人照会外部，言各国受益处皆已行，中国受益处至今不行，只好将所受益处一并退还。嵩焘谓：此二说均是准照各国通行条约，无不可行者。嵩焘却亦有二语奉约，其一，洋药厘税由威大人定义，必得照行；其一子口税必归海关征收。威云：原定所遇第一关卡征收子口税。嵩

煮谓：是固然，然关卡有定，所通商各口四达，交通水陆纷歧，就卡征收实两不便。威云：到处有厘卡。嵩煮谓：厘卡、关税截然两道。北路天津、牛庄、烟台并无厘税所在，添设子口一卡，实亦不易，且方为免厘之议，亦不能据为常法。威云：中国厘税万不能免，我尔能知其详。不过洋货免厘载在条约，决须照行。嵩煮谓：厘金迫不得已之计，终久须停。威云：此事尽易商量，非难了之事。惟虑所议支梧，全无归宿处，使人无凭处办。察看巴兰德情形，意在免厘，而威妥玛仍只据洋货为言，应如何办理之处似须先有定见，而后可以随机应之。谨详录其临行所言，上备鉴裁。凡此皆其扼要处，其他议论尚繁，非关要义，不足详述。

一、乌石山焚毁教堂一案。十月初十日准福建来咨，以此事尽有理可据，即行照会外部。正值发信之期，因录照会原稿呈核并函复福建。此间翻译每译一稿动需数日，细阅乌石山图说，实为关系紧要之件，稽捡来文所叙，清理其岁月与其事由，并此次启衅始末，详加签注，一据公律为断。附译洋文，与所译照会一同递送。但令外间办理得法，必不至为所持。以教士之权虽盛，而公例不能踰越，亦足免外部之袒护也。仍具公牒咨呈备案。

一、北美利加之北有英国属地，统名曰布利比时科仑里亚，其海口曰噶哆利埠，中国亦有在此营商者。近年美国金山与华人忤，屡滋事端，于是迁往噶哆利者日多，英人不愿也。适会澳大利洲之魁英斯有加华人身税之议，乃亦定每人征四十元，广利泰、巽成等诸商先发电报诉知。诣外部探询，言此事属之藩部，未闻其详。已乃得其联名一呈，急与照会外部，得其复文，经转咨藩部核办。西洋通商各口设立领事，经理商务，其事顺而易。中国在日本者尚为近之，其在西洋，专为保护工作游民而已，而屯聚华民日多，亦须有领事经理。既以繁费为忧，又于地方情形终苦无从探悉。澳大利洲总督哲尔威斯夏间回伦敦，言英国所属四大部皆设总督，苏士阿尔得里多总督实兼统之，其地旷土尤多，甚愿

招致中国人开垦与魁英斯壤地相接而无至者。与商设立领事，哲尔威斯欣然以为宜。嵩焘亦竟未敢举办也。英四属地华民为多，仅新加坡一处设立领事而已，所应办理事件正复不少。

一、古巴招工事宜，英国禁买黑奴会凡三至公馆，宣诵议论，其前二次均经详悉上陈。昨廿九日其会尚书格尔理及参赞斯得尔治、费得候斯、温非尔得、吉洛第二十人至，先呈递吉洛菲辨论中国所定条约十四款。斯得尔治因宣诵所拟十款，乞中国国家照行，并谓此事早心虑之，故不惮再三陈说。温非尔得自言，十年前在议政院已力陈古巴招工宜设法禁止。近数年，澳门幸已禁止招工出洋。此次又复开禁，是以心尤急迫。嵩焘言：情形却有不同，往年招工掠买而已。此次却是明定招工章程。温非尔得言：既准招工，即不能防其掠买。嵩焘谓：澳门为葡萄牙占住，中国不能稽查，此等仍须各国一体示禁。近数年停止招工亦多，赖各国禁止之力。温非尔得言：中国何以不直截禁止。嵩焘谓：中国生齿日繁，出洋谋生，国家亦不肯示禁，其实中国人承工自食其力。古巴招工，藉其力以制造居积，实亦两得其益。而日人必设诡计，虐使而苛待之，陷人困阨危苦之中。居心不良，亦何至此。吉洛菲言，斯得尔治所拟十款办法，最是要紧。嵩焘谓：初见吉洛菲议论透澈之至，却愁章程已定，翻异为难，及见斯得尔治十款，准此以立言，或冀补救一二分，皆出诸君之惠，中国实是不知此等情节，如所言古巴招工会章程酷毒如此，中国竟不能知。吉洛菲言：陈钦差在古巴深知之，其记载甚详，字字皆系实情。嵩焘因问：总领事报单言，古巴新起一会，是否即招工会，抑别一会？吉洛菲言：招工会是一千八百七十年前，英国禁买黑奴，日人因创为招工之议，设会经理，是为官局，而所用章程仍然掠买黑奴之章程也。其会内副尚书意麦尔斯尤凶险，造恶多端，章程多出其手。此次设立之会又系各制造甘蔗厂主持，是为私局，而其根源实出一气。因自言在古巴充当领事三十三年，一意救护中国人亦

多资其力以谋生者。此次邀集大众见钦差，皆私约会，不敢声张。以古巴招工会诡诈百出，恐又预为防备之计，所以钦差欲刊刻辨论十四款，我等但请钦差至中国刊刻，不在此刊刻即是此意。闻钦差旦夕回国，务求主持此议施行，稍有疑难，以一书径达，本会必能为尽力。查英国禁买黑奴，办理六七十年，费至数百万，主持者国家，而经营、筹画、积资竭力以为之者，实此会也。于议论古巴招工事，颇心服其为善之勇，用心之专。谨将译出二纸并原文寄呈，可否由衙门径饬出使日国大臣照会外部，补叙条约中未详明者及删除同类等字样，并函知驻英使臣，请其外部知照英国驻日公使，为订正条约之一助，似所关条约亦不小也。西洋各国风俗人心，以日斯巴牙^①为最坏，俚秋^②能知其详，而于定义条约时竟未一加辨正，何也？

一、俄土和约议论纷繁。顷英相毕根士由在梅尔公会宣言：国家事，君与执政大臣主之，岂他人所能参与？俄土公约定限九个月内一体照行，今甫及九月，俄军在君士但丁者已退，在格力布里者亦退，不为不遵。各国执政大臣公定条约自是重大，而人辄谓此约必有翻异。但有一国翻异，请我国议院准我执词以诘之。又或以印度为忧。俄国距印度远，中隔沙漠数千里，彼能来，我亦能拒之。惟东土耳其距印度最为直捷，于此必应保护。嵩焘闻此言，深服其语担斤两。次日，德法诸国新报，皆诵其言有力量，俄人亦遂气折，誓不翻异此约。而印度、阿富汗已于廿六日分三路进兵，北路古鲁目已夺获克夏巴底亚炮台，中路基伯尔已夺获阿里莫斯颌得炮台（并即廿六日事已见电报）。俄人若助阿富汗，战事恐未已也。敬叩钧安！

① 西班牙。

陈兰彬，字俚秋。

嵩焘 谨启

十一月初六日 ①

附呈钞折三件、洋文二件

(二)

王爷、中堂、大人阁下：

十一月初六日寄呈一函，想蒙钧鉴。比因崇宫保^②由马赛登程，先期至巴黎迎候。凡留住七日，恭询道体康娱，致和履福，钦祝无量。适有应咨呈事件，谨将近事有关系者，条列上陈，伏求赐复。

一、威妥玛濒行，与言烟台条约，以两事相要。内洋药厘捐，威妥玛曾面允，每箱统加至七十两为度。经函告合肥伯相，其子口税应就各海关征收，往复辩论，亦无异言。察看情形，洋货免厘载在条约，势须照行，宜先定计与议，以求补编得半之术。英国公论，深以烟台条约久未议准为咎。十一月内开会堂，十日筹商阿富汗兵费，议绅尚言及之。闻巴兰德至伦敦，英国外部亦催其及早定议。巴兰德在巴黎面告嵩焘：烟台条约不能由英国专断。此其前后情事之明证也。

一、英俄两国积衅日深，各怀联合中国之意。每见沙迺斯白里，必申论中英两国交谊宜日加厚而訾毁俄人，甚至伦敦新报屡言：中俄之交合，则印度孤悬，其势益危，宜及中俄之有事也，急连中国之交，相为犄角，以拒俄人。言之若甚迫切者。威妥玛曾告言：中英两国应于中亚细亚（泰西名西域一带地方为中亚细亚）另立条约，枝拒俄人。嵩焘不敢应也。泰西情势大抵相同，以

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。

崇厚。

李鸿章。

英人之欲比附中国，窃度俄人之心当亦不远。而俄国新报反盛言：伊犁关系中亚细亚全局，万不能还之中国，或者甚为之词，以为见好中国之资，亦未可知。阴观相其用心，各自有归宿处。（一切情形已告崇宫保）崇宫保此行气象光昌，海行四十余日未遇风，福兮尤不可及。仰赖国家神灵，其中极有转旋之机，必能发摠至计，宣播朝廷西眷之意，指挥定议，良以私庆。

一、福建乌石山教案两次照会，两次晤谈，均极情理之平。初见外部侍郎旁思蕤得，言见来文，情理极明，与驻京公使及领事及水师提督亦皆有呈报。问水师提督呈报何为？曰：初起事时，恐致伤毙人命，由领事、关会、水师救护，不能不先呈报。问所办情节当有参差？曰：然。然本国交涉事务，一依公律办理，必不庇护；一教士体察情形，移换教堂一节，必应照行。次见沙迺斯白理，所言尤详，谨另录呈。窃计此案大端，办法无以逾此。致何小宋制军书详言之，并呈钧览。

一、美国前伯理玺天德忽与其公使来见告，言当一游历中国。语以中土风俗质朴，不如此间繁盛无可游者。曰：闻其地山水佳胜，当一开廓眼界。语以有山川而无制造。曰：中土立国五千年，政教礼乐开各国之先，必应一游览，以互证其得失。当由印度以达西贡，至安南，然后前诣中国。乃逾日本涉太平洋而归。盖此伯理玺天德游历欧罗巴各国，已踰两年，时谋编览九瀛之胜，其势不能遏也。因语以上海、天津皆有机器局可一游，李中堂亦必能款接。京师可游者二处，一天文台，一太学。太学大成门有石鼓文字，其旧者传自西周至宇文周而已，坏其一鼓，四千年法物也。此外皆不能游历。历代古迹多在佛寺、道观，尚可一游。伯理玺天德闻之甚喜，退语其公使诺阿业：中国太后垂帘，圣躬尚在冲龄，不能为接见之理，一切均与言明。应请俟美国驻京公使通报，先遣材官问劳，即用洋文约其至总理衙门一饭，请各国公使奉陪，用长方桌陈设。王爷居中，伯理玺天德居右，威妥玛居

左，余皆以次叙坐。次日派一章京陪同，一诣太学及观象台，以后俟其告行一送劳而已。嵩焘并以此意函告合肥伯相及上海道，接待之礼，大致略同，惟入海口声炮二十一，犹接国王之礼也。应否如此办理，伏候钧酌。其公使诺阿业询具伯理玺天德行期并录呈。

一、巴黎大会，中国陈设货物亦值数十万，约售及十分之八。惟胡雪岩絀缎各物估值太昂，才售及一二成。嵩焘往观五次，纵横陈设数十里。各国承办大会者，既夜而入，将晡而归，精者罗列案端，或护以玻璃，粗者一委之地，夜不收藏，亦无门阑，亦不留人看守，由其国家派巡捕数千人昼夜川巡，寸缕尺木一无遗失。宁波绅士孙稼承办营造工程，亦运置货物，乃于大会散罢之后，被窃于其旅寓。嵩焘未至巴黎。已来公馆具呈，急与照会外部，得其复文。以情事论之，疑由其工匠所为，非关外盗。然英法两国盗贼无敢公行窃掠，而其术艺常通神，有非所能测量者，只能催取外部查办而已，来往文件并录呈。

一、英兵由印度分三路进取阿富汗，其北路统将罗伯斯亦宿将也。既攻得古鲁目炮台，进击稗窪尔山，阿富汗兵溃，尽得其军火聚粮，遂进至舍得尔嘎尔登，距喀布洛都城八十英里。阿富汗王避至巴尔克，盖由布哈尔通俄之路也。当俄土相持时，俄人遣使勾通阿富汗以窥印度。英人调兵舰六艘越黑龙江口以窥扼底弗克斯，其地煤产甚丰，俄人用以贩运，南洋亦设船厂，其中踞为重镇。前吉林将军咨称海参崴者，即其地也。而阿富汗终以是承其敝，英人谋置为印度之外蔽计，当另立条约，防拒俄人，不必夺踞其地也。

一、嵩焘规模狭隘，自守矜矜，非实见为裨益国家，不敢举办。奉使两年，阅历所及，一应章程，及随从各员有应准情度事，呈备案者多，惭语言无足取重，应俟曾劄刚到后妥筹会咨，期稍尽其愚而已。余详公牋，不更烦渎。敬敏

钧安！

嵩焘 谨启
十二月初三日

附呈钞折七件

(三)

王爷、中堂、大人阁下：

腊月初三日寄呈一槓，想蒙钧鉴。献岁发春，敬谂福履康和，德猷绥动，祷祝无量。曾劄刚述及福建乌石山案（闻日来伦敦教会投诉外部甚力，外部以嵩焘待论尚正，拒不允，教会为之哗然），情节尚多委曲，未易就绪。此等关键，全在各地方办理得法，如良御总六辔以行其操纵之权，虽有泛驾，犹受驭也。此间但能明其理而已，其权力固不足取胜。即外部据律法为言，而其应行与否，一授其权于公使及领事等，不为之遥制。询及镇江趸船亦至，今尚未移徙，此可见其大概。似地方办理诸事，常先示之准绳、法度，使是非功过不能相掩，庶几分数明而后有以折服外人之心，以不敢相抗。此今日所宜急筹者也。

崇宫保至俄，录示国书，俄人据以为二等公使，云当发电报探问，已见此间新报。西洋公使所以有三等之分者，一曰安邦萨多尔，一曰米尼斯得。而米尼斯得又分两等，一曰米尼斯得布来宜波登什里布。来宜，译言权也；波登什里犹秉权行事之意。一曰米尼斯得勒西登得勒，西登得译言驻扎也。英法两国公使名册，于二等公使皆译曰全权之大臣。盖凡充公使者，皆有议论处置之权也。俄人于泰西最称诡变，因遂据以相难。顷见新报言，新疆事有两节最关紧要，其一言哈吉目刊都拉领所部由蕤尔克纳进入喀什噶尔。哈吉目刊都拉即前与古里贝争立者也，并为俄人所收纳。若果有是，则是俄人暗助之也。其一言伊犁交界，俄官已会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，告知俄国派兵一队至塔尔巴哈台保护

俄民，以俄商有在塔尔巴哈台被戕者。似此俄人构衅方长，新疆后患恐未有已。英人用兵阿富汗，另刻小图，于西域各国地势界划分明。印度属部喀什密尔，其王尚存，英人欲令兼并基得拉尔，逾越雪山，以求与俄人相持。其地距叶尔羌一岭之隔，英俄两国接境，仅布哈尔沙漠之地间之，而布哈尔又贫弱，不能自立。新疆相与枝柱，所关殆非细也。谨呈小图一分，用备考览。基发久为俄并，各国不允其兼并也。故不界入俄地，而以伊犁属之，俄尤堪愤惋。

嵩焘在巴黎与劼刚^①一见外部瓦定敦，即回伦敦料理，随于开春四日抵伦敦，移交一切。初五日一船未能赶上，当候至十九日，由马赛启行。病躯虚惫已极，急求调理，约须四五月后始能趋承钧教。此次奏报交卸，附片陈明。上海无文案相随，不另具折也。敬敏

钧安！

嵩焘 谨启

正月初四日^②

英君主及其相毕根斯由均有见属之言，不能不上达。附呈日记两则并他照会三件，共呈折三扣。

（四）

王爷、中堂、大人阁下：

正月初四日由伦敦寄呈一缄，想蒙钧鉴。嵩焘交卸后，以初十日回巴黎，十三日赴马赛，又由马赛赴类布勒斯，凡行海道四十六日乃抵上海。长途苦病尚须小驻数日，以资养息，所有应行

曾纪泽，字劼刚，继郭嵩焘为驻英法大臣。

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。

今译那不勒斯。

咨报事件，谨备公牒上陈，仍将大概情形按款申列，伏候采择。

一、英国君主与其相臣毕根斯由属令陈达之言，并已开呈清折。曾劼刚行抵伦敦，会同往见外部沙迺斯白里。沙迺斯言，钦差此行，使人歉然，未知接任者尚能赶上钦差否？语以曾侯精明强干，倍胜前任。沙迺斯言：如此实所深愿，请钦差回国，以本国国家之意达知朝廷。中英两国必应交好。答以君主与毕根斯由所言并同已达知本国总理衙门奏闻大皇帝。今承清论，仍当据以上达，总期两国同心合力，彼此相为卫护。沙迺斯言：甚喜闻此。嗣是始与劼刚相问劳。泰西诸国之意类然，得其意可以驯而服之，否则日至乖忤。嵩焘诚知讥贬洋人为时论所归，生平处置洋务，多所辨争，亦尽可发摅洋人之无礼，以明其制胜之由。藉自表暴，邀取声誉。然念使臣之职在审求敌国情势，以为交际应付之资，其要专取了事而已，未宜掩取以为名，终自取辱，上贻朝廷忧，非独区区职分，应示国家远大之规，自强之术皆基于此，足以甘使此身任谤而不敢隐情。惜已取饰语言之末，以掩没其真情，贻误大局，无可追悔。伏求垂谅。

一、劼刚遣派张倅斯拘护送，传达语言，亦稍有备办事件藉资料理，所领盘费金洋一千六百磅，并由张倅支销，略分四款开报，在伦敦移交。两年日用簿据并存交劼刚。此次张倅经手细数，亦令呈交劼刚，以凭造报。通计随员相从东归，姚丞岳望一人 劼刚极意留之，不肯从，余皆仍旧。

一、此次道西贡，始知法人夺踞安南嘉定诸部，尽有湄江以南地，即古占城国也。又越湄江以北六百余里，共计一千八百余里，几割安南之半。中国人民流寓安南故地三十万，而在西贡隄岸贸易工作四万余人。法人定为口税三等，岁收已至三十万圆；下户岁纳五圆，其力常不能及，则捕系之充当苦工，常有抑药自裁者。嵩焘在西贡亲见捕系百余人，询之西贡商民，无不蹙额相告。因查公使之设，上通国家之好，以导其疑滞，下联民商之情，以

防其苛虐。如西贡逼近中国，而人民被毒如此。嵩焘见闻所及，不敢以业经销差，坐视不理。本应函商劫刚咨办，而又恐往返陈达多延时日，经由嵩焘陈请，飭派领事，于是为顺而据此以与其外部议论，亦较为得力。其足任西贡领事，以候选道陈桂士为最，本经陈俪秋太常调赴古巴，力辞不敢往。西贡事势略同，而经理较易，道里亦较近。俟开办已有端倪，候选知县温宗彦可以继之。温宗彦现经合肥伯相派赴新加坡，措集招商局股分，其人亦有才干。本处绅商殷实练达者二人，一曰道衔候选知府张霈霖，一曰道衔颜宗贤，然皆商民也，与所订各国条约不符，恐反为法人所持，似可飭令帮办，以资得力。已另函劫刚斟酌奏派。

一、昨道香港，英使威妥玛已赴福建。窃度威使与丁禹生中丞交好，此行必易完结。上海见英领事达文波乃言：始滋事时，可以即时定议，日久变生，必不易了。旋复闻议定赔款六千两，尚可勉强定局，而其副刑事司默挖特自福建回，云正刑司蒯琳史又将继往，未知究竟如何？大抵西洋办事，一断以律，而在中国往往违越律法，其驻京公使与其领事报知本国，多以危辞相谏，谓非是不能与中国相处，积久而遂习为故常。嵩焘于此稍能知其底蕴，常与揭出之，惟知其所以相难，足以遇事从容以解，无有迟疑改变。凡此皆嵩焘交涉之件，用敢缕陈。敬敏
钧安！

嵩焘 谨启

三月十五日

附呈手折一扣，仅据现在大势言之，以保护琉球立国自主为第一要，不足与争朝贡也。

再启者：顷由新加坡至上海，沿途听闻，叙述刘锡鸿议论，奇虽（？）变幻，莫可穷诘。新加坡领事府述刘锡鸿之言：人谓我由郭某保举，此大谬。我在广东办理街团系郭某保举，此行奉特旨

由相廷采访声名，勉强丐我一行，与郭某何涉？我在德国办理换约一切，均已料妥，德人悉皆折服，总理衙门恒怯无能，不敢与换，我实在无法，是以决计回京。至西贡，益自夸其折服德人之能，及至香港，闻其语，称出洋两年，深知洋人情形，必得一与决战，而总理衙门不敢，郭某则惟事叩头而已。于是李若农诸君叹服其言，以为胆识绝人。已而官绅自粤来见，述其议论，亦屡变易，谓此行专受郭某欺陵，亦举伦敦所指数三大罪，捏造多少问答之辞，言之略无愧作。既又闻其归家后，群责以郭某相待厚人皆知之，指斥愈多，则理愈歉。刘锡鸿大省悟，方复咎嵩焘之欺陵以自解。比至上海，皆能知其狂悖，无与言者。李勉林观察，故在天津识之，稍询其颠末。首举甲敦炮台披洋衣以对，又言嵩焘诬以吸食洋烟。勉林观察谓，刘京卿矜张傲戾，视嵩焘蔑然。区区愚拙之性，自少受先人训诫，一主于诚实，仕官三十余年，未敢稍变所守，上以对越朝廷，下以监示中外，惟此愚直之一念，坦然行之。不疑刘京卿熟知京师谤讪之言与一切贱简之状，谓可以一逞其暴，但论嵩焘庸愚，不能堪事，分宜早退，以免久妨贤路，嵩焘亦所乐受，而必挟其虚诬媒孽，妄以相倾，陷人心风俗，流极败坏至于此，极可为寒心。嵩焘疾病衰颓，屈身数万里之外，与刘京卿等辈为伍，从未敢引以为辱。刘京卿一部员为嵩焘所引援，立求畔异以为名，遂至抗言，耻与嵩焘共事，是则今日比肩充使皆刘京卿辱也。仰承钧命，艰难屈抑皆所不辞，而使为京师士大夫所耻，并为同事所耻，嵩焘之辱更何辞以自湔洗，终使郁郁以死为万世大戮，将谁与明其冤者，衰病昏迷无可投诉。伏乞仁恩早赐放还，俾稍免于罪戾，无任百叩以请。再敏钧安！

嵩焘 谨再启

再，顷接京信，叙述刘京卿春间编致所知书，称嵩焘迁就卑恭，大失使臣之体，实不愿与共事，惟求撤还。以是物论益哗，当

事亦颇为其言所惑等语，阅之骇愕。刘京卿陵轹（？）数月之久，初不测其用心，至七月杪，诸随员述悉其构陷之情。其据为嵩焘罪状凡三事，如柏金宫殿听音乐及见巴西国主，皆在五、六月以后。春间周旋，多属世爵议绅，以礼相接，偶与外部辩论一二事，尚由嵩焘格外推求，迁就卑恭于何施之。自念生平，周旋应接，尤所短拙，一为进谏之词，已先囁嚅，不能出诸其口，是以从未尝与人款曲。西洋语言文字略无知晓，辨说酬应，皆资传达，随员、翻译同所监视。嵩焘以素所不习之卑恭，施之语言不通之地，刘京卿于此正须匡正维持，何以所诟怨专在屈充参赞一事，咆哮忿戾专在住房及行路后先诸小节？而于此等关系自春间已达之京师，嵩焘至今乃获闻知（京居日浅，本无知交关切，迟久乃得一二穷友告知其略）。窃计此何关轻重而忘弃旧谊，刘锡鸿瞪目不能语，又复极口称冤谓受欺陵太甚。勉林观察谓，此不类郭某为人，刘锡鸿遂亦嗒然自失。凡此反复变诈更迭，诬捏层出不穷，而其历诋总理衙门，尤足以惑世诬民，乱天下之听。所闻皆出自其乡人，语语可以指证，用敢据实直陈。至编造谣言列之申报，曾由伦敦咨呈一切情形。上海经英领事达文波盘诘再三，力为陈请，似其根源出自刘锡鸿，即其老谋诡譎，亦无能曲辨，良亦天下之乱民也。接合肥伯相书，谓其心术险诈，耻与为缘，仅复其一函，其后两函一置不答，深忧其怀怨憾，造作谣言。其词若有甚畏者，亦足证其为人矣。

嵩焘 谨再启

（五）

王爷、中堂、大人阁下：

上海濒行，领奉三月二十日钧谕，顷复奉闰月十六日钧谕。荷温慈之下，逮恍提面之亲，承其间垂谕一二端，有应陈复者，不敢不缕具梗概，推求事势之宜，以冀上备采择。

一、球案办法，以上海议论纷繁，皆力主用兵。窃度沿海地方粗谙洋务，所见犹如此，恐益滋人言之器，以眩惑听闻。勿论兵事利钝不可知也。琉球近在日本肘掖，中国之力无能远庇。一胜不足以为功，而徒恣其鸱张，则其势已先穷，故以为折冲俎豆之效，宜在此等，不足与逞兵威也。当时为蠲免琉球朝贡之议，以此廷臣所不敢置议，蹇蹇愚直之心未敢稍怀瞻顾，诚谓能宣布此议，即一切办法裕如也。其令驻日公使传谕，其外部但假使臣之权，俾有词以自安而与日廷争辩，保护琉球自立国，必另简大臣为之。日本于此遣使中国，其心尤为狡诈，盖此事宜辨之日廷，中国无可置辩，彼其意专在延宕时日，以遂其废易琉球之谋，且藉以觇中国动静。宜急派使臣前赴日本，并饬其公使回国会办。各国公使之驻日者皆吾助也。何子峨星使函称：日人阻遏琉球朝贡，各国皆不谓然。然以朝贡为言，各国能持公论而不能为助，以保护琉球为言，则此义载之万国公法，必皆欣然乐从。日本以取效西洋为义，断不敢违西洋公义以求逞，而吾所据之理绰然有余，亦足以昭示各国而明所以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廓然一出于公，无所私利于其间，似此关系大局，尤为深切著明。前书未敢尽言，而为北南洋大臣言之甚详。审幾度势，计无出于此者，而尤宜速不宜缓。幼丹制军以为，争之必启兵端，让之则得步进步，亦启兵端。嵩焘区区愚忱，谓此利在急争，无可让之理。此而可让，今日以施之琉球者，异时即以施之高丽，能堪数让乎？或谓日本狡强，未易与谋。窃又谓：以势与论利病，诚不易；以理与论得失，吾自处于有余，而彼所持皆不足以自名。先儒言：惟无欲能制有欲。以彼狼吞鼠窃耽耽之欲当吾至公，而必糜矣。天下事孰有纵横可以尽意若此者乎？又何兵端之足与启乎？所耿耿私忧者，事机一去，徒启戎心，难与善其后耳。在上海时，急切为南北洋大臣屡陈之，诚见事机之迫而不容暂缓也。日本必为中国大患，其关键尤在高丽，今之逞志琉球，其嚆矢也。琉球臣事中国五百余

年，坐是见伎，日本保护琉球立国，宜中国主其议，无可诿之责。周子曰：动而未形，有无之间几也。此其关系之尤巨者也。

一、乌石山正案已完结，其移换教堂一节，英国外部曾言必应照办，而至今持议未决。大率福建仅据易地为言，而教民之意则通所侵占乌石山地，取偿于所移建之处，似当清量原租之地若干，侵占之地若干，以为之准则，而在乌石山于积年所侵占之地必应追还，则所移换之处，万不能加多于所原租之地。所为与更换者，正以掩饰其侵占之迹，以免追地之辱，所保全实多。与洋人论事无可据之势，全恃所持之理有以折之，而仍据情以动之。凡此所谓动之以情者也。嵩焘于闽事议论端委无所闻知，窃度洋人所持必不出此。荷蒙垂谕，敢据所见上陈。

一、所领盘费应由嵩焘开报。出洋时但有船费、赏费二款。此次由伦敦而巴黎，而马赛，计程二千数百里，中间均小有停留，又增加路用车费一款。嵩焘与随从眷属分两路启行，由张斯枸、姚岳望分别经理。于此又划分两款，是以上海咨呈分列四款开报。其间细目繁琐，有难以详载者，如船价由马格里经手，出洋时按二成折扣，马格里仅折及一成半。出洋时携带行李并免船价，马格里又分别增加粗重器物，照货物核算，衣箱细软照行李核算。及至巴黎，劄刚遣归一仆妇，又加给船价，此款最为简便而己不胜其烦。路用车价尤为繁猥，是以但具总数。其马格里、张斯枸经手清单，并合呈交劄刚处存验。至张斯枸支领俸薪及往返船价另为一款，自应由劄刚开报。嵩焘所支英磅，历次汇价约自三两三钱有奇至五钱为度。劄刚所汇六钱有奇，汇价又有参差。劄刚移送一千六百磅，未据声明提取。嵩焘移交之款及由所汇现银内拨付，应合银数若干，亦由劄刚开报。嵩焘咨呈文件大致如此，并非敢以路用细数概归劄刚造报。盖嵩焘所支者英磅，仅能据磅数开报。一切用款应核销者，银数必应由劄刚汇入岁销册内开报。沿途私用细数，张斯枸另具清单，由嵩焘归还。上海起程一切费用，

文报局委员黄惠和另具清单，亦由嵩焘归还。咨销四款，张斯枸经手者三款，姚岳望经手者一款，均在未抵上海之前大率。嵩焘舟车费用，似无由劄刚造报之理，其发给张斯枸四百磅，劄刚并有咨札兼饬贴补路用所不足。嵩焘无从备办公牒，谨将原咨始末情事缕析上陈，求赐垂鉴。

嵩焘上海稍资休息，其请假三月一片亦应听候谕旨，遂至耽延一月之久。嗣是所过，不敢稍停，亦实苦精力不能支持，稍一酬应，便至委顿。抵家后，举发胃气旧证〔症〕，至十余日不能饮食，深惧衰老日增，精气销耗，遂为废人。承谕不俟假满，早日束装。极垂注之殷拳至不忘，其愚贱引重一言，踰于山岳，荣华光宠，感激何涯。惟自揣抵家一月，医药之效未闻而旧疾之发转剧，正恐此后两月未满假之前未必遽能蠲涤烦疴霍然病已，应求稍赐宽假，俾得于假期中从容调理，以冀稍延犬马之生，得效涓埃之报。感荷生成大德，倍深于湔拂擢拔之荣，以蒙示谕，勤勤不敢以疾病休沐，妄自疏外。扶病缕陈，干冒尊严，伏增惶悚。敬敏钧安！

嵩焘 谨启
四月初十日

有关天津教案的四份密件

朱东安 整理

编者按：发生于清同治九年（1870 年）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著名教案之一，其起因是天津法国天主教堂指使教民“迷拐幼孩”，致使民情激愤，纷起声讨。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行凶，怒不可遏的天津百姓将丰大业及其随从殴毙，并焚毁教堂。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，在李鸿章的协助下奉命“查办”，结果以“迷拐一节未得确实证据”为词，杀害无辜百姓 20 人（4 人缓刑）充军 25 人 赔款 50 余万两，并派专使赴法国道歉。

关于天津教案的起因和性质，至今尚有人认为乃天津无知百姓听信谣言，盲动取祸。事实真相究竟如何，“迷拐幼孩”是否属实为该案关键。这里刊发的四份密件向人们展示了历史的真相。四份密件中，两件为天津知府张光藻、道员周家勋致曾国藩密函、密禀；两件系曾国藩向清廷报告的密片。

这四份文件原存曾国藩后人之手，1964 年台北学生书局曾影印公布，载于《湘乡曾氏文献》第 7 册。因该书为数甚少，读者难以见到，且字体潦草，阅读多有不便，今经朱东安同志整理标点，以助对此案真相的认识。